

不可忘却的历史

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 100 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转折点，提高了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赤峰地区各族人民在 13 年抗战中前仆后继，为驱逐日本侵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学习赤峰地区各族人民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宁死不屈、与敌人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这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

中共赤峰市委党史工委 2005 年 12 月

不可忘却的历史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

中共赤峰市委党史办

目 录

市委副书记宋振国在赤峰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代序) (1)

获奖论文辑

剖析日寇在昭乌达草原的殖民行径 王兴贵(5)
从反“集家并村”斗争的胜利看民族地区的反侵略斗争
..... 郑家彦(13)
试论冀热辽部队出兵东北热河的几个问题 巴 图(20)

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缩影

——浅谈热河人民的英勇抗日斗争 王德源(30)
对赤峰地区抗日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探 刘育才 蒋淑琴(41)
试谈“七七”事变前热河抗战的历史作用 林安民(54)
三区队在承德平宁地区抗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之浅见
..... 郑凤岭(62)
宁城地区反“集家”斗争的经验及历史作用 杨宇石(76)
浅谈冀东抗日武装斗争的历史作用 白凤岐(81)
人间地狱“集家并村” 王志中(84)
王逸伦与乌丹地区的抗日斗争 白凤岐(88)

- 巴林蒙汉民众抗日斗争的历史评价 王兴贵(9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与热河抗战
..... 郭建民 房瑞 王树明(100)

日寇罪行录

- 日伪在赤峰的罪行 王峻鹰(112)
日寇在林西南山罪行录 李殿文(117)
罪不容泯
—— 日本侵略者在克旗的罪行录 李振刚(120)
日军在喀喇沁旗暴行纪实 郑家彦(129)

抗日英雄谱

- 黄枪会斗日寇血染疆土 董晓林(134)
北霸天抗日活动始末 李殿文(137)
聚宝举事兵变始末 旺勤 董晓林(145)
抗日英雄——高桥 高岳宇 林安民(148)
游击队长——裴文和 宁城县委党史办(155)
英雄区长——贺仲一 宁城县委党史办(163)
威武不屈——赵洪武 高岳宇(167)
英雄少年——丙丁火 王维新(169)
大山之子——郝瑞廷 郑家彦(171)
后记 (176)

在赤峰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代序)

中共赤峰市委副书记 宋振国

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市委党史办和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组织了这次以论述赤峰以至冀热辽地区抗日斗争为主题的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理论研讨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代表市委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50 年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无比英勇的气概，坚持了长达 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称霸野心，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的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最壮丽的一页。鸦片战争以后的 100 多年，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压迫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受尽了苦难。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多的一次反侵略战争，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打破了近代中国抵抗外国侵略者屡战屡败的局面，雪洗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崛起的转折点，成为中华民族以新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起点。这场战争记载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浴血奋战，抗击强敌的卓越功勋，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是进行反侵略战争的中流砥柱；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是

中华民族无坚不摧的强大精神支柱。

二

赤峰市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的地区。1933年3月，日寇侵占了赤峰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残暴的殖民统治，各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在此民族危亡时刻，中国共产党站在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领导各族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共产党员王逸伦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赤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斗争。中共冀热辽区党组织也派人到赤峰南部地区开展抗日活动。与此同时，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不断掀起反侵略反压迫的浪潮。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烽火迅猛地在宁城、喀喇沁、敖汉、赤峰等地熊熊燃起。广大抗日军民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与日寇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这片热土上有高桥、裴文和、赵洪武、丙丁火等一批抗日志士为国捐躯，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的英雄事迹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领导作用。赤峰地区的抗日斗争牵制了日寇的大量兵力，尤其是在伪满洲国腹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统治力量，而且扩大了抗战的影响，表现出各民族人民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今天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纪念50年前抗战的伟大胜利，缅怀那些为抗战流血牺牲的志士仁人，最重要的是要牢记历史，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指导抗战取得彻底胜利的强大理论武器；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不畏强敌的顶天立地精神和万众一心的民族团结精神是抗

战中的中华民族之魂；不懈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抗日战争是一部最生动、最丰富、最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教材。党史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赤峰地区抗日斗争史料的征集、整理、研究和宣传工作，深入调查日寇在本地区所犯下的残暴罪行，广泛挖掘各族民众和革命武装在抗日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并通过各种形式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让广大入民尤其是青少年了解这段惨痛的历史，深刻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增进对抗战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传统精神的认识，增进对中国入民的强大力量和顶天立地气概的认识，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勇敢地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族软弱受欺，国家贫穷挨打。和平、发展、进步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冷战已结束，但天下并不太平，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裂”的图谋，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保持警惕，必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不忘国耻，勤奋工作，热爱祖国，立足本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赤峰市建设好，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获奖论文辑

剖析日寇在昭乌达草原 的殖民行径

日寇 1933 年侵占昭乌达草原，至 1945 年垮台，历时 13 年。这期间，对草原各族人民进行了野蛮残酷的殖民统治。他们疯狂地屠杀和镇压殖民地人民；他们使尽欺骗利诱、分化瓦解之手段，制造民族隔阂；他们丧心病狂地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将殖民地人民推向死亡的深渊。

一、侵占前的间谍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广袤肥沃的蒙古草原垂涎已久。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们曾发动过“满蒙独立”，阴谋将满洲和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失败以后，他们被迫改变策略，由直接插手搞所谓“独立”、“分裂”，变为间接地隐蔽地向内蒙古草原扩张势力，派遣大批间谍到草原刺探情报，同时，逐步地进行经济渗透。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向日本天皇呈奏的《对华政策纲领》中提出“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殖民策划，按照这一《纲领》，日本进行了一系列侵占满蒙的阴谋活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过程中，日本在满蒙地区首当其冲，对处于战略要地的昭乌达地区他们当然要作为重点。为实现他们的罪恶阴谋，千方百计施展政治手腕拉拢蒙古王公，通过蒙古上层沟通与蒙古草原的联系，并在他们当中培植亲信，网罗亲日分子。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巴林右翼旗札萨克多罗郡王札噶尔于北京居住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便同他秘密接触，向他放债，供其居京糜费，进而要札王为他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效劳。1904 年至 1905 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曾派身穿喇嘛服装的日本特务来到巴林，

要札王将特务秘密送往东北，去破坏当时为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嫩江大桥。据有关史料记载，日本特务出古北口过承德经茅荆坝，来到喀喇沁王府贡王处，贡王派亲信辛占柱将他们送到巴林右翼旗。札王备极款待，派得力之人护送到东北。虽然日方此次行动并未成功，但足以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蒙古王公的拉拢利诱已经从放债借款进而到为他们军事侵略行动服务。

此后，随着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取得对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控制权，便加速进行阴谋活动。披着各种外衣的间谍经常不断地来到昭乌达地区或逗留或过境，他们名义上是游历考古，采集蒙古风土人情，实际上干着绘制地图、拍照军事要塞地形、搜集经济及军事情报等特务勾当。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昭乌达地区进行经济渗透。以巴林草原为例，1909年，日本人片谷传藏来到巴林，与巴林右翼旗札萨克衙门订立合办“东蒙古招殖盛德公司”的契约。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具有殖民掠夺性质的协约。《契约》规定日本出资开办公司，经营开垦荒地、酿造烧酒、开采矿苗、经营畜牧、收买畜产、批趸杂货、发行钱帖等项业务。名义上是合伙开办，实际上日方从资金到土地、从资源到产品全面地垄断了巴林草原的经济命脉。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对此事曾坚决予以抵制，罢黜了巴林右翼旗札萨克札噶尔的职爵，革除其昭乌达盟盟长的职务，并罚俸一年。但不久，在日方的参与下，札王又担任了巴林右翼旗札萨克兼昭乌达盟保安长官。这样一来，日本人成批地来到巴林草原，其中许多人是间谍特务。此番他们不是过往而是长期居住，他们不仅仅是游览而是开办产业，他们不仅拉拢札王，同时也收买一些地方实力人物。他们在巴林的西部开办一家“东升泉烧锅”，在西部的草场上开办种羊场。最活跃的要算是日本人簿益三，他在巴林右翼旗大板开办的“蒙古产业公司”，直接向一些蒙古上层人物和王府衙门官员贷款，他扬言“我们日本人不怕赔账，30年以后再见分晓”。一旗之主札噶尔王爷借得更多，1924年在北京向

日方借贷 3 万元,1928 年又向大连满铁借贷 5 万元,供其奢侈挥霍。还贷则是永典巴林草原最肥沃的草场,从黑山头到太本敖包,沿嘎拉达斯台河沿岸东西长 40 多华里、南北宽 10 多华里,合计为 1000 多公顷的土地。其后,日本所谓“产业者”如簿益三之流利用逐步展开的人际交往,开始实施新的阴谋活动。他们在当地蒙古族中物色一些中青年,采取花言巧语的蒙骗手段带回日本国内,令其学习日语,还送到大连满铁育成学校“培养”,以便日后供他们侵略之用。这些人中有的在日寇占领东蒙古草原以后,果然成了他们的猎物鹰犬,许多被安置在各级日伪政权内,充当日本侵略的工具。那些来巴林所谓开办实业之人摇身一变成为日寇侵略的“先头部队”。比如,1933 年日寇攻占昭乌达盟时,打前站的就是曾在巴林右翼旗开办过畜产公司、与巴林王公交过“朋友”并打得火热的簿益三的儿子簿守次,而到赤峰迎接日本侵略军的就是受簿益三指派、与日本人多年交好的巴林右翼旗札萨克札噶尔。

二、武装占领与政治利诱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以后,时时刻刻都在梦想殖民内蒙古草原,以实现其侵略全中国进而独霸全世界的野心。他们不断地在热河地区发动武装挑衅,收买奉军汤玉麟部旅长崔兴武、团长李守信作内应,然后在通辽、锦州两地集结兵力,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于 1933 年 2 月,分三路向热河地区进犯。3 月 1 日,日寇“宣抚官”斋藤率南满警备军进攻昭乌达草原,日本侵略军小柳津骑兵联队侵占阿鲁科尔沁草原之后,即进入巴林左翼旗。由于当地民众的抗击,使日军缓进一日。日寇占领巴林左翼旗后,随后占领了巴林右翼旗和林西县、克什克腾旗。昭乌达全境沦陷。

日寇铁蹄践踏昭乌达以后,很快建立起日伪政权,并实行政治利诱等手段,废札萨克制建伪旗县公署,起用原来的王公贵族,委任重要职务为其充当爪牙。如日寇侵占巴林后,立即在巴林左翼旗设立伪兴安西省临时办事处,废除林东县制,建立伪巴林左翼旗

公署，日本人小手川胜彦任参事官，任用原巴林左翼旗札萨克那木吉勒旺宝为伪旗长。在巴林右翼旗亦同样办理。在林西县设立日本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林西顾问处。伪旗县公署内设科股，重要职务都由日本侵略者把持。在城乡设立多处警察署和警察分驻所，警长以上的警官大部由日本人充任。这一整套的殖民机器都在日本侵略者手里操纵着。

日寇为了保障其殖民统治的实施，在各地驻有日本关东军和伪警备军。在巴林左翼、右翼两旗驻扎的是伪兴安军和伪警备军。在林西县驻军较多，有伪警备军、伪兴安军，还有日本关东军。除了驻军，各旗县所在地设立日伪军宪部队，农区牧区则设立警察部队。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伪军宪警的人数逐年增加。据统计，仅巴林右翼旗到日伪垮台时，伪警察人数占日伪职员的一半以上，财政开支增加了4倍，人们说“伪满洲国实际上是警察国”。

日寇占领时期，各地遍布特务机构，旗县公署设有特务机关，安置大量的特务人员，还建有明的暗的多种名目的调查班、矫正局、缉私队。这些密如蜘网的特务机关与关东军宪兵团保持秘密联系。长期驻在巴林左翼旗索博日嘎的岗岐就属这类人物。

三、利用欺骗蒙蔽手段制造民族隔阂

日寇为了配合其政治军事的殖民统治，1937年在昭乌达地区相继建立伪满洲国各旗县协和会本部。协和会是日寇殖民统治的一个新招数。日本关东军植田司令在《满洲帝国协和会根本精神》声明中，说它“既不是政府的附属机关，也不是与政府对立的机关，而是政府精神的团体”，其实质是“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以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其目的是从军事到思想再到行动征服殖民地人民，换句话说就是使被殖民者从思想到行动上服从于殖民者的意志，甘心情愿地接受殖民统治。说到底协和会及其宗旨就是殖民者用以欺骗和蒙蔽殖民地人民的又一个伎俩。以巴林两旗一县为例，1937年以后，昭乌达各地纷纷建立协

和组织机构，强制推行协和之精神。巴林各旗县都建立协和会本部。本部长均由日本参事官担任，本部下设的事务部，多由日本侵略者充任。旗下各村的协和会组织强制所辖民众服从日伪劳役制度，搞募集赞助，协助征兵，在青少年中强制进行殖民宣传和协和训练，以培养殖民主义者所需要的“国民中坚”分子。

日寇为了实现其灭亡中国、永远奴役殖民地人民的目的，除了以协和精神欺骗和蒙蔽殖民地民众外，还恶毒地推行奴化教育，向青少年强行灌输亡国奴精神，即所谓“日满一德一心”、“日满亲邦”、“大东亚共荣”的精神。他们废除昭乌达地区的所有蒙汉学塾，建立所谓的“国民学校”，废掉原来所有的学科和教材，强迫学习日语，规定在校生不准讲蒙古语和汉语，每课必礼拜天照大神，以使蒙汉及各族青少年成为日本殖民者的“忠顺国民”。

日寇一方面用协和精神和殖民教育欺骗蒙蔽殖民地各族人民，一方面又以同样欺骗蒙蔽的手段制造民族隔阂。他们为了欺骗殖民地蒙汉民众，便利用蒙古贵族的传统势力统治蒙汉人民，将蒙古贵族升任为各级官吏，并给以优厚的待遇。巴林右翼旗和硕亲王札噶尔位崇爵高，在东蒙古及昭乌达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日寇利用这一点，极力推崇他，说他性情温和，容貌魁伟，精神直爽懂事务，当官治民最适任，遂让他当了伪兴安西分省省长，充当傀儡，名义上统治包括昭乌达在内的所属地区，后又不放心，把他调到兴安总省当总裁，实际上是监管起来。另一方面极尽离间民族关系之能事，将蒙古族同其他民族对立起来。大肆宣扬“满蒙一家”、“满洲国就是蒙古人的国”，利用欺骗伎俩优先吸收蒙古族青壮年当兵，组织警备军，并让他们来镇压反满抗日的人民群众。规定牧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只能是国兵漏子，并被成百上千地强迫去当劳工“勤劳奉仕”，在日寇驱使下，在警备军的监管下修“国道”、筑炮楼。更为恶毒的是，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那些所谓被高看一眼的警备军中的蒙古军人也不过是他们的炮灰而已。在诺门坎的对苏战争

中，日寇即驱赶蒙古军人上战场为他们卖命，结果使许多蒙古族青年丧生。

四、不择手段的经济掠夺

日寇为了不断满足扩大战争的需要，对殖民地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为了掠夺蒙古草原的资源，1938年日寇动员蒙旗奉上土地，将数百年来的清政府优待蒙旗的封疆土地权，即蒙古王公拥有的土地草场的所有权奉献出来，交给日寇卵翼下的满洲皇帝，实际上是拱手奉给日本殖民主义者。这种奉上，奉也得奉，不奉也得奉。日寇通过土地奉上和整理地籍，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包括昭乌达草原在内的蒙旗土地所有权。可以说，这是对蒙古草原最大的掠夺。随后，日寇在殖民地强制推行各种“出荷”政策。为了使这些名目繁多的“出荷”政策得以落实，他们在各地建立“兴农合作社”机构，掌管粮谷牲畜“出荷”。通过这种形式掠夺草原上的财富。当时“出荷”一匹马或一头牛仅仅能得到配给的几尺棉布或三五斤茶叶。日寇在殖民地一方面强行“出荷”，一方面强制“配给”。“出荷”的项目和数额成倍增长，“配给”的东西如食油、蒙盐、布匹、火柴却少得可怜。牧民们生火只得用火镰，喝茶只得采摘山草。日寇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掠夺，成立各种形式的掠夺机构，什么检问所、缉私队等等遍地都是。蒙汉民众稍有不慎，就会被当作走私犯缉拿，轻则遭到严刑拷打，重则丧失性命。日寇疯狂的经济掠夺使广大牧区经济十分萧条。这些名目繁多的“出荷”象一条条绳索套在殖民地人民的脖子上，人民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巴林左旗志·大事记》记载：伪康德十一年（1944年），民无以为食，饥寒冻馁，死者无数。林东街西石桥下为乞丐栖息之所，常常人自相食，惨象目不忍睹。据当年侥幸活下来的人回忆，当时粮吃光了，日伪苛捐杂税催逼又紧，为了谋求生路，逃荒要饭的成千上万，冻饿而死的无数。仅白音敖包的长胜村就饿死百人，碧流台中段饿殍遍地，死丧相枕。

五、灭绝人性的镇压和屠杀

日寇为了镇压殖民地人民，其手段可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剥夺了民众的一切权力和自由。1932年实行《治安警察法》，1941年颁布《治安维持法》，1944年实施《时局特别刑法》。规定了各种名目的“犯罪”，什么“反对帝室罪”、“军机保护法罪”、“治安维持法罪”，还有“思想犯”、“国事犯”、“嫌疑犯”、“经济犯”等犯罪名目。为了给日伪军警任意捕人杀人的权力，又有“预防拘禁”、“保护监察”等规定。有了这些，殖民主义者只要给殖民地人民加上一个“有可能犯罪”的名目，就可以打人抓人杀人，实行其恐怖的法西斯统治。

日寇屠杀殖民地人民的暴行数不胜数，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切齿痛恨。在巴林左翼旗，日寇占领林东时一面宣扬“大东亚共荣”，一面大施淫威杀害无辜民众。1939年又声称丢失机密文件，在林东街戒严搜寻，逐个盘查“相面”，稍有可疑即抓到警察署严刑拷逼，两天之内残害数百人，致死数人。在巴林右翼旗，有数不清的民众被捉被打被押，1945年日寇败退之时，还从狱中提出无辜民众枪杀。在巴林西部的林西县，日寇更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新编《林西县志》记载有“天朝山惨案”、“日寇活剥人皮”等骇人听闻的事件。“天朝山惨案”发生在1940年春，日军有一排人开进林西县北部的夜来改村，赶走了全部村民，又用卡车拉来100多劳工打山洞修筑工事。他们在四周拉了三道铁丝网，有靠近铁丝网者即开枪打死，劳工们有越出铁丝网者，被捉回去或扔在臭水坑活活泡死，或绑在石柱上活活饿死。工事修筑完毕后，把劳工们全部杀死。1969年人们在天朝山后发现了两个大坑，一个坑内是无头尸骨，另一个坑内是头骨，残忍之极，令人齿寒！“活剥人皮”是日寇在殖民地犯下的又一暴行。1940年日军的一个指挥官于林西县城被人用刀刺死，日军指挥官亦开枪将刺客击伤。刺客逃走，宪兵团戒严全城，搜捕捉人。一于姓的百姓被疑为刺杀指挥官的人，遂对其进

行拷问。后来发现不是于所为，日寇不但不放人，还残暴地将于捆在木桩上，由日军少佐板本吉田指挥，惨无人道地将于活活地扒了皮。还有一名叫水野的日寇将林西县城东门外一农民以抗日嫌疑分子的名义抓来，将其头与手脚砍下，又将其内脏扒出喂了狼狗。日寇殖民巴林期间，杀人如麻，罄竹难书。殖民者殖民昭乌达草原13年犯下了滔天罪行。

不管日寇施行什么样的殖民手段，但终究逃脱不了覆亡的下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伪政权垮台，昭乌达草原各族人民迎来了解放，拨开云雾重见了天日。

(中共巴林右旗委党史办 王兴贵)

从反“集家并村”斗争的胜利 看民族地区的反侵略斗争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全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一场伟大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推动抗战、坚持抗战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引导抗战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在日伪的残酷压榨和奴役下不断觉醒，团结一致，走上抗战的道路，为赢得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喀喇沁旗是原热河的民族地区，是蒙古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从地理上看，它位于七老图山脉的中段，境内山高林密，河流急湍，它东北连接塞外蒙古族草原地区，西南通内地汉族区域，是热河省会承德至塞外重镇赤峰的咽喉之地。从历史上看，由于它是蒙汉族地区的结合部，接受中原文化较早。从战略上看，它位于关内通往塞外的要冲地带，两岸青山，中间河流，赤峰通往承德的道路伴河而行，要进东蒙地区，喀喇沁旗是必经之地之一。据考证喀喇沁即“防守”之意。

为了开辟这一地区，我党很早就曾派人来此发动蒙汉族群众起来革命，喀喇沁旗在外地的学子也有许多很早就走进了革命阵营，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派抗日武装挺进这一地区，其中旺业甸、王爷府、四十家子、公爷府一带的山区是八路军经常出没的地方。在这里，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关系。

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的全民抗战，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